

花信風

李健吾



世界書局印行

第一集

孔另境主編 劇本叢刊

花
信
風

四
幕
劇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一月出版

劇本叢刊
第一集
花信風

實價國幣三十五元

外加運費匯費

版權
所有
不准
翻印

著者 李健吾

發行人 陸高誼

出版者 世界書局

發行所 世界書局

第一幕

原书空白页

樓主 這付牌真不易摸！
半瓶子 頂好你還是不摸！

杜公館，其實只是一所不公開的小型賭窟而已。我們看見的僅僅是一間休息室，在二樓上，簡直看不出和平常客室有什麼不同的地方。後牆左側，一個通外的門，開開可以望見三樓的樓梯，上面才是賭場的局面。沿着後牆，直到右牆的門側，全是以牆爲背的墨綠沙發，在形成直角的地方，擺着一張圓桌，上面放着幾個玻璃杯，有的還盛着一半的茶水；下面隔層放着畫報和一副笛，一把胡琴。右牆有一個較小的門，連着杜太太和女兒的寢室，輕易沒有人可以到裏面去。往前是一簾沙發。沙發對面，靠近左牆，擺着一張麻將桌子，一面一張有背軟椅。應將籌碼以及其他零件全擺好了，因爲時間還早，人手沒有湊足。左牆開着一片向街的玻璃窗，兩旁垂着墨綠絲絨的窗簾。墨綠顯然是這個房間的主調，然而並不單調。在後牆沙發和右牆沙發上面，各自垂着一盞紅紗燈籠。麻將桌子上面垂着一盞紅紗罩電燈，把光斂在桌面和它的四周。牆上掛着些西洋風景畫。

開幕的時候，不問世樓樓主面對沙發，坐在牌桌旁邊。他完全是一付名士派頭，摸着一張一張牌，研究牌面的花紋。半瓶子坐在後牆的燈下面，叨着半根香煙，完全是西式裝梳，要多噁心有多噁心。阿三，戴着一頂小紅帽，儼然一家咖啡室僕歐的神氣，站在窗前拉攏窗簾。

阿三 老板娘說的，牌考究，花紋細，名目多，贏起來也有味道！
半瓶子 輸了也有味道！

阿三 打牌也就是解悶兒。要賭，還是到上頭。牌九寶台，一眨眼就是輸贏，又盡性，又痛快。

（蘇俊卿在門邊向內張望。）

阿三 蘇律師！

蘇 阿三！

阿三 好久不見你蘇律師了！這一向發財？

蘇 （向前）彼此。老板娘在嗎？

阿三 出去了。

蘇 小姐呢？

阿三 也出去了。

蘇 好！我等她們回來！（走近牌桌）是你，不問世樓樓主？

樓主 怎麼，想不到？

蘇 我以爲你這一年埋頭亭子間寫你的不朽之作哪！

樓主 那個嚟——（擲骰子）

蘇 (轉向半瓶子) 半瓶子！你打扮得越發入時啦！要不是在這兒相遇，我真還以為是戲台上的七盞燈哪！

半瓶子 (扔掉香煙) 別「改」人啦！

蘇 (在她旁邊) 怎麼樣？(指着樓主) 老搭子？

半瓶子 你不過日子，日子過你，不老搭子，又怎麼着？

蘇 人老心不老，你頭上這朵花，就夠你年輕半輩子的！

半瓶子 日出千言，不病而死。我看蘇律師你就是不病也差不離啦！

(阿三給蘇斟了一杯熱茶)

阿三 (端給蘇) 蘇律師。

蘇 不敢當。(接過茶杯) 你們搬了一趟家，嘿？

阿三 這趟家搬傷了，提不得！

蘇 這一個月我差不多儘打聽你們了。我到老地方問，人人回我一個不知道。今天下午碰見五爺，我才曉得你們搬了家，照常營業。

阿三 不聽好人言，禍害在眼前，那回事慘透啦！

蘇 (坐在右牆沙發) 是怎麼一回事？

阿三 有一個江北佬，叫做趙義的，年紀不到四十，頭禿了半個，你記得不記得？

蘇 趙禿子，嚶，有一回在電車上把人家的東西拿起來就走的，是他不是？

阿三 不是他也是他！這小子陰透了，在牌桌兒上也玩他電車上那一套，叫裘大少看見了嚷嚷出來，朱肉疙瘩一生氣，從三樓一直把他踢到樓底下，當時我就對老板娘講：「我們得提防這小子！他幹得出這個，就幹得出別的！他要是一賭氣，到捕房一告密，說這兒開賭場，可就漏子大啦！」

樓主 （慨嘆）休與小人爲仇，小人自有對頭！

阿三 （向樓主）這小子是賊，是小人倒好啦！（向蘇）你猜怎麼着？說快也快，過不了一點鐘，巡捕上門，逮了個實落！老板娘帶上大汽車，往牢裏一扔，足足半個月才放出來！

蘇 有這事！

阿三 不搬家怎麼着？四鄰瞪眼睛，公司下條子，我們只有收拾收拾，改個名，換個姓，在這兒重新作起！

蘇 老板娘不姓林啦？

阿三 去了一根木頭，抓了一把土，現在姓杜啦！蘇律師不知道，這姓兒改得大有講究，有土落腳穩，又是土生金，這下子可以做長穩啦！

樓主 （得意）不是我，老板娘這個姓兒就甭想改得這麼好！

半瓶子 屎蜣螂帶花兒，臭美！

樓主 不是冤家不對頭，咱倆沒得話說！

蘇 (觀察) 看樣子挺發噱！你小紅帽兒也戴上啦！這兒休息室，旁邊——

阿三 老板娘和小姐的臥室。三樓兩間派正用場，麻將桌子沒有一定的地方。我們底下人佔一間亭子間，朱肉疙瘩一個人也佔了一間亭子間……

蘇 門面是一家煙紙店……

阿三 有後門，還有旁門……

蘇 應有盡有！

阿三 以後蘇律師得多多扶持扶持！

蘇 阿三，你要轉運！你現在真會找人緣兒！

阿三 蘇律師用過飯沒有？

蘇 我用過了。你忙活你的罷。

阿三 是，蘇律師。

(他拉好窗簾，退出。)

蘇 朱肉疙瘩發迹啦！

樓主 發大發啦！白住房子不花錢，抽頭兒他拿大份兒，這差事幹得過！

半瓶子 老板娘沒有他，這場面就甭想撐得成！從老板娘下獄到現在，那一件事不打他手裏過？棍也得有他那份兒能耐！

樓主 說着說着，你繞我一句！

半瓶子 繞你一句又怎麼着？

樓主 不怎麼着！

蘇 打是疼，罵是愛，你們老兩口兒還親熱！

樓主 她今天晚晌是成心跟我作對！前天晚晌，她借了我五十，她要我下白虎，我偏下青龍，臨了兒輸了一個精光，她就一直跟我嘔氣嘔到現在！

蘇 你賭了這多年，門坎兒還沒有摸熟？

半瓶子 要不然生，要不然熟，就怕半生不熟！人家到這兒一心就想耍錢，他老人家可就不行了，捎帶着還要想心事！

蘇 想什麼？還是你那部不朽之作？

半瓶子 （重新吸煙）老早朽啦！

樓主 （指着腦髓）在這裏頭。我要是不寫出來，管保有一天會自己蹦出來的！光是一個書名兒，我就嘔了兩年心血！

半瓶子 還沒有嘔出來！

樓主 春柳生和秋娘那段兒姻緣，在我這裏頭（指著腦髓）不知道拆了幾個過兒，問題是文章千古事，豈可輕易着筆！我一着筆，叫那些小子們偷了去，那才是大大的冤枉！

蘇 眼眶子好高！

樓主 他們那些婆婆媽媽的東西，也叫文章！也就是騙騙大學生，姨太太，包包花生米而已！（攪牌）拿什麼比我？我不問世樓樓主？

蘇 你真就一個字也沒有寫？

樓主 寫給誰看？這年頭兒有誰要看正經書？你隨便到大世界，大馬路揪過來一個人問，有誰要看正經書？你只要找得出來這麼一個人，我就把書寫給你看！

半瓶子 不寫也罷了！沒有寫出來就是這麼一付神氣，寫出來還不把黃浦灘給淹了？

（五爺由外進來。）

五爺 黃浦灘什麼時候發得水？我這一下午全在後馬路，我就不知道！（向蘇）蘇律師，我沒有說錯，你到底找着啦！

蘇 找着啦！你這一下午在後馬路做什麼？

五爺 我呀，「尋摸」東西（舉起左腕）半瓶子，你看我這隻手錶怎麼樣？

半瓶子 (觀賞) 你原來不是這個! 挺好! 那兒弄來的?

五爺 你聽聽走聲兒看!

半瓶子 西灑西灑, 挺響的!

五爺 我爲這隻錢, 在滿庭坊磨菇了一下午! (向蘇) 老牌子, 你看!

蘇 Elgin!

五爺 我一看就知道是好東西! 那小子一討價就上千, 要點我的大蠟燭, 我就直截了當地對他講: 「你這錢是偷來的, 用不着二言二語! 不花本錢的生意, 早脫手早乾淨, 一句話, 五十隻老洋, 賣不賣隨你!」 話是這麼說, 一磨菇可就是一下午!

蘇 你出多少錢買的?

五爺 你猜?

蘇 五百!

五爺 看你這二百五! (得意) 我呀, 我一百零三買的!

蘇 一百零三, Elgin!

五爺 (向半瓶子) 這一下午沒有白糟蹋, 嚟?

樓主 五爺, 這兩年我直想把你安排到我那部大書裏頭, 做顧大嫂還是做什麼, 直到現在我還沒有

想定。

五爺 只要不是女夜叉，隨你寫，我不在乎。（向蘇）你沒有看見她們媽兒倆
蘇 出去了，還沒有回來。

五爺 （坐在牌桌那邊，面向觀衆）一道兒出去的？

樓主 不像。又像——（轉向半瓶子）你答五爺這句話！

半瓶子 不像又像，倒像說你腦髓裏頭那點子東西！（向五爺）老板娘用過飯才出門，小蓮沒有用飯，
天不黑就出去了。

五爺 這孩子也不知道怎麼得啦，從她媽上回犯了事，就甯想看見她一個笑臉！

樓主 那張小臉蛋兒，跟我腦子裏頭那個秋娘，活脫脫是一個模子！

半瓶子 開賭局，算不了什麼，好歹是生意。坐監牢，吃官司，明擺在眼前頭，這丟人可就丟大發啦！十七
八歲的孩子，小鬼靈精，有什麼不懂的？

五爺 這孩子也太聰明！長得俏，性兒好，學一樣是一樣，我要是她媽，早當做搖錢樹，在上海灘上搖它
兩搖！

樓主 跟我的秋娘一樣，么二堂子出身！

半瓶子 你別招罵啦！人家好好兒姑娘家，也像你那鬼影子，么二堂子出身！（向蘇）蘇律師，就憑他這

頭三倒四的腦磕，也好進賭場耍錢？

蘇 越糊塗，越能夠贏錢。

樓主 (向蘇) 着呀！這半天你就這麼一句話說得響！(理牌) 沒有人來，咱們四個先摸一圈兒，怎麼樣？

蘇 我不來。

五爺 就是來，也沒有這個規矩！四個人打牌，五個人耍錢，當心朱肉疙瘩回頭瞪眼睛！

(裘大少陪着左學文，由外進來。)

裘 我給諸位介紹一位朋友，左學文，頭一次賞光，以後全仗諸位照應。

樓主 一次生，二次熟，打不上一圈兒牌就是老朋友。

左 (有禮貌) 各位好！承蒙裘先生——

裘 裘大少，人全這樣稱呼我。你加上一個我的朋友，要不然，像你們大學生寫情書，我親愛的好友裘大少，我就感激不盡！

左 好，就是我的朋友裘大少。承蒙我的朋友裘大少的好意，今天帶我來觀光，我覺得十分榮幸。

五爺 出語不俗，有家教！

蘇 左中國姓左的可不多！清初有位左良玉，清末有位左宗棠——

左 (鞠躬) 不敢當！左宗棠正是先曾祖父！

（大家站直了，就是不問世樓樓主，也恭恭敬敬地站了起來。）

蘇 你有一位叔父在杭州法院做事，從前跟我是同學。明天我動身到杭州去，你要是有話帶給令叔，我是很方便的。

左 不敢。請教？

蘇 蘇俊卿。（遞上一張名片）我們可以常來往。

左 一定。

五爺 （向裘，低聲）有錢？

裘 嗯！

五爺 （高聲）一表人才！

半瓶子 （向左飛了一個媚眼）沒有得說！

裘 我的朋友左少爺，是到上海繼續學業來的。

五爺 還是學生？

左 本來在湖南大學，現在想轉到交通。

五爺 啊！大學生！我頂歡喜交結大學生了！又開通，又大方，又有學問……

左 （鞠躬）那不是我！

半瓶子（笑）又這麼彬彬多禮！

裘 我的朋友才來上海不久。

蘇 看得出來。兩位是同學？

左 不也是偶然相遇！我的朋友裘大少住在四樓，我住在三樓……所以……

裘 所以我就有機緣奉陪我的朋友左學文（興高彩烈）喝點兒什麼？（向四周）不要客氣，我的朋友請客（向門外）阿三（向四周）冷的？熱的？我的朋友孝敬！

（阿三在門邊出現。）

裘 阿三，巧克力（向四周）各位是——？

蘇（向阿三）一人一杯，裘大少請客，記賬！

阿三 是。

（阿三退出。）

裘（低聲向蘇）我是說我的朋友——

蘇（低聲）原來如此！（高聲向外）阿三！

（阿三出現。）

蘇 巧克力取消！裘大少不請啦！